



靈樞經卷之七

錢塘張志聰隱庵集註

余國錫伯榮

合參

同學任九謙谷庵

門人王弘義子方校正

逆順第五十五

黃帝問于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脉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侯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

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

余伯榮曰此論病氣亦隨血氣出入于皮膚經脈之外

內而刺之有法也氣有逆順者謂經脈外內之氣交相

逆順而行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升降出入脉

有盛衰者謂經脈外內之血氣有出有入是以有虛有

實有有餘有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方來之

可刺也與其方盛之未可刺也與其已過之不可刺也

黃帝曰侯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

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漒漒之汗無刺渾渾

出則內虛  
外實入則  
內有餘外  
不足也  
病氣已過  
刺之則異  
氣傷

之脉無刺病與脉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逢叶彭

此言刺法有如兵法當避其來銳擊其惰歸按史記軒轅之時神農時世衰諸侯相侵伐及蚩尤作亂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亨故卽以用兵之法而爲刺之大約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是以無迎蓬蓬

之氣無擊堂堂之陣俟其氣衰輒亂然後擊之無有不克者矣熇熇之熱熱盛于皮膚也漉漉之汗邪盛在肌腠也渾渾之脉邪入于經脈也病與脈相逆者真邪相攻也離合真邪論曰夫邪去絡入于經也舍于血脉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漏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無逢其衝而寫之知機之道不可掛以髮蓋邪之方盛不可逆邪之以往不可進俟其來去之時如發機之速不可差之毫髮者也刺其未生者未生于脈中也未盛者邪來之未盛已衰者邪去之已衰故曰

方其盛也勿敢毀傷謂邪氣方盛則真氣大虛故勿敢  
寫邪以傷正氣刺其已衰事必大昌上工治未病者未  
病于脉中也蓋傳溜于血脉則有入府干藏之患矣○

余伯榮曰按此篇篇名逆順而伯高曰氣之逆順所以  
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是雖論刺之大約而重在氣  
之逆順夫天道右遷地道左轉四時之氣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升降出入于天地之外內者也五藏者生  
長化收藏之氣此皆陰陽相貫環轉無端夫人皮以應  
天肌肉應地血脈應地之經水氣之逆順謂氣之環轉

病入于脉  
則相逆真  
邪已合  
波隴不起  
順脈而行

于經脈皮膚之外內交相逆順而行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是以下工刺其方襲者謂病之方襲于脉中也與其形之盛者謂病之盛于皮腠而爲熇熇之熱漉漉之汗也與其病之與脉相逆者謂病邪始入于脉也蓋脈氣之出于皮膚從經而脉脉而絡絡而孫孫絡絕而后出于氣街邪之入于經脈去皮膚而入于絡去也如涌波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在其病氣已衰則順脈而行矣故曰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此篇重在知人氣

之逆順應天地四時五行則知邪病之盛虛出入矣

## 五味第五十六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任谷庵曰此章論五藏六府津液榮衛皆秉氣于胃府水穀之所生養夫穀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歸所喜津液

各走其道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所化之糟粕乃傳于小腸大腸循下焦而滲入膀胱也

黃帝曰榮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八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

搏音圃

任氏曰此言入胃水穀所生之精氣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兩焦上焦中焦也上焦出胃上口中焦亦並

胃中故曰胃之兩焦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大氣宗氣也胸中膻中也其宗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上出于肺循喉咽以司呼吸呼則氣出吸則氣入也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昧穀入于胃化其精微有五氣五味故爲天地之精氣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其大數常出三入一蓋所入者穀而所出者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其津液溉五藏而生榮衛其宗氣積于胸中以

司呼吸其所出有三者之隧道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  
一日則氣少矣○余伯榮曰按本篇言大氣之搏而  
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  
則入此宗氣之行于肺外也蓋肺主皮毛人一呼則氣  
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闔一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  
竅皆開此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邪客篇云宗氣積于  
胸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此宗氣之行于脈  
中也一呼一吸脉行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  
八百十丈爲一周此應呼吸而脉行循度環轉者也故

曰宗氣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上者走于息道蓋行于脈外者直下注于氣街而充遍于皮毛也

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粳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鷄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謂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粳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豆黃卷豬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

色合于氣  
氣合于味

黃黍鷄肉桃葱

秔梗同

余伯榮曰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是以五色合五味而各有所宜也五藏內合五行外合五色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以養五藏故五藏病者隨五味所宜也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余氏曰五味五氣有生有尅有補有寫故五藏有病禁服勝尅之味

肝色青宜食甘秌米飯牛內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

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  
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鷄肉桃  
葱皆辛

藏氣法時論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  
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  
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夫色者氣之華也緩急燥  
濕藏氣之不和也五藏有五氣之苦故宜五味以調之  
用陰而和陽也愚按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而又曰脾  
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蓋脾爲陰中之至陰

而主濕土之氣乃喜燥而惡寒濕者也故宜食苦以燥之然灌漑于四藏土氣潤濕而后乃流行故又宜食鹹以潤之是以玉機真藏論曰脾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故宜急食苦以燥之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謂如黔喙之屬艮止而不行是以食鹹以滋其潤濕而灌漑也蓋脾爲土藏位居中央不得中和之氣則有太過不及之分是以食昧之有兩宜也

水脹第五十七

黃帝問于岐伯曰水與膚脹皯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  
覃音晝

余伯榮曰此章論寒水之邪而爲水與膚脹皯脹腸覃石瘕諸證經云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寒者水之氣也腎與膀胱皆積水也故曰石水石水者腎水也如水溢于皮間則爲皮水寒乘于肌膚則爲膚脹留于空郭則爲皯脹客于腸外則爲腸覃客于子門則爲石瘕皆水與寒氣之爲病也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外之皮膚肌腠

內之藏府募原腸胃空郭皆正氣之所循行氣化則水行氣傷則水凝聚而爲病是以凡論水病當先體認其正氣知正氣之循行出入則知所以治之之法矣

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脉動時歛陰股間寒足胫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余氏曰此太陽膀胱之水溢于皮膚而爲水脹也太陽之氣運行于膚表此水隨氣溢而爲病也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眳上額交顴循頸而下目窠上微腫水循經而